

言情
小說
藕絲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初版

小說情（繡絲記）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二角五分



分售處

中

華

書

局

編輯者 發行所 印刷所 發行所

進步書局 上海甘肅路
文明書局 上海棋盤街
文明書局 上海拋球場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保定 山西 奉天 長春
雲南 西安 成都 重慶 漢口 武昌
長沙 常德 開封 南昌 南京 杭州
溫州 福州 廣州 汕頭 濟南 石庄

安吳胡寄塵

言 情 小 說

藕絲記提要

叙一男子自由戀一女子格於母命聯姻
他姓後值母故宣告離絕而所戀愛之女
子又遭讒病歿憂鬱無聊之中適與前妻
相遇驚其才貌俱絕然悔無及矣情節至
爲曲折通體多從男子着筆卽叙兩女子
處全用反筆襯筆無一直率之筆故佳

言情
小說

藕絲記目錄

第一章 聽雨

第二章 歸夢

第三章 宴集

第四章 綺語

第五章 刼婚

第六章 感遇

第七章 傳情

第八章 腐談

第九章 感舊

第十章 趣事

藕絲記目錄

藕絲記目錄

第十一章	丁艱
第十二章	懺情
第十三章	賴婚
第十四章	詭計
第十五章	惡耗
第十六章	索居
第十七章	演說
第十八章	自悔

藕絲記目錄終

言情小說

藕絲記

安吳胡寄塵著

第一章 聽雨

底事愁人睡不牢。臥聽風雨夜瀟瀟。新涼如水一燈搖。往事悲歡都過了。管他哀樂到明朝。只難消受是今宵。右調浣溪紗

諸君要知道這首詞是個甚麼人做的麼。不待言而知是一個滿肚皮牢騷的人做的。也是一個絕世聰明的人做的。欲知這人到底是有甚麼牢騷。到底是怎樣聰明。只細細看這一部藕絲記便知道了。若單就這詞而論。也可抵得一部藕絲記爲甚麼呢。原來全書的大綱。這一首詞便包括了。不過這首詞是藕絲記的縮本。藕絲記是這詞的放大。影片罷了。閒話休絮。且說有一天是個秋夜。天公本來連下了好幾天的雨。只是霏霏濛濛的說他大。又不大。說他小。

又不小。日間還有時候停止片刻。一到黃昏。便格外瀟瀟淅淅的。下起來。不到天明。不止一聲聲。打在芭蕉葉上。便一聲聲。送入窗子裏面。好像故意要做出這種聲音來。使窗子裏面的人聽了。做不成好夢。這時窗子裏面是一間精緻書房。上面安置一張胡牀。正對著窗子。挨窗子壁下。便是一張書桌。兩邊是好幾個書架子。架上堆滿了書。桌子上是一盞短檠。半明半暗的。迎著窗隙。秋風只管是搖搖蕩蕩。閃個不定。牀上倚著一位少年。將枕頭豎起來。襯著腰。兀兀的想他的心事。牀前地上。便有一個童子。席地而坐。却是靠著牀。腳鳴鳴的睡熟了。少年倚了一回。覺得困倦。不過便要躺下去睡。却不料纔把身肢放下。驀地的。有一陣閒愁。襲上心來。禁不住不連忙爬起。又坐將起來。倚枕聽了一回。雨聲便呼著童子問道。阿香。今天是甚麼日子了。童子從夢中驚醒。連忙答道。相公。今天是二十四。少年屈指算道。胡說甚麼日子。過得這樣快。阿香道。不是胡說。只怪他曆日不准。年少道。更胡說了。爲甚麼曆日也不准起來。阿香道。陽

曆是二十四陰曆。却纔是十六。你看他快走了。八天豈不是不准麼。這一句話說得。少年笑起來。停了一回。又道。我也忘記了。阿香。你可告訴我林家小姐。說是初三還家去的。到底還是陽曆初三。還是陰曆初三。阿香道。我記得是陰曆初三。少年便又屈指算了一回。說道。他離開南京有十三天了。初三從南京動身。那火車當日便可到上海。却不知他在上海要耽擱幾天。從上海到廣州。又要走幾天。少年剛說著。阿香插言道。相公爲甚麼只記著林家小姐。他回他的家。管你甚麼事。少年叱他道。休得胡說。難道我不能和他做個朋友麼。凡是一個朋友相聚。慣了一日分離。那有思念的道理。剛說到這裏。却又改口囑咐阿香道。阿香。你後來回去。却不許在太太面前將這話提起。倘然亂說了。可小心你的肉。阿香笑道。只管放心。這是不敢的。只怕……說到這裏。却又停住了。嘴不敢再說下去。少年道。爲甚麼只說半句教我聽了。好生煩悶。你要說只管說。說錯了我也不怪你。阿香道。如此。我便說了。只怕太太早替你定了一頭親。

還肯讓你丟了那一位再娶這一位麼少年道這事你却不知我也不能告訴你的阿香道我有甚麼不知不過是個自由結婚罷了你便不告訴我我也是明白的少年聽了阿香的一番話便覺得有些煩悶起來彷彿又有一種心事兜上心頭擺也擺不開丟也丟不下不知如何纔好阿香知趣便道相公你也口渴了麼待我去燒茶來給你解渴少年道也好一回答應著一面却又向牀上躺下去只聽見窗外雨聲越發下得大了待要睡著却被他擾得睡不著躺了一回又起來踱著口裏吟著詩解悶不知不覺的吟出一闋浣溪紗的詞來這章書開場所說的便是了當時那少年吟就了這首詞便伏在書桌上吮筆伸紙起了一個稿子一面寫一面念這時阿香剛在隔壁烹著茶聽見少年念詞便走過來問道相公好幾天沒聽得你讀書了今夜爲甚麼高起興來到要讀書或者這幾天學堂裏大考相公是忙著閱卷子麼少年道都不是的我做了首詞自己消遣消遣阿香道原來如此難怪這首詞讀得這樣的好聽

少年道：「阿香，你也知道他好聽麼？真是難得。」阿香道：「我只覺得他好聽，却不知道他是甚麼意思。你也肯解釋與我聽麼？」少年道：「這有甚麼不可？我便解與你聽。」第一句說是心中有了憂悶，夜來睡不著覺。第二句便是……話猶未完。阿香搶著說道：「夜來睡不著覺，我們兩個便著一盤象棋，可好不好？」少年道：「走開些，誰要你著象棋？」阿香道：「既不要著象棋，還有甚麼別的法子可以解悶麼？」想了一回，便道：「到有一件要緊的事，我却把他丟在腦後去了。」少年忙問：「甚事？」阿香道：「是今天晚上接到林家小姐來的一封信，我一直把他攔起來，竟忘記說與相公知道。」少年驚道：「有這事麼？該死該死，你爲何不早說來？」阿香道：「這回讓我去拿來，便是。」一面說，一面走過去，片刻果拿了一封信來，遞給少年。少年接着看了一眼，只見信面寫的是：

南京城內新街六十二號鍾靜齋先生收。

左邊寄信人的住址，便寫的是。

武昌鍾寄

少年道甚麼林家小姐的信只是武昌來的又道我想沒得別話不過是催我回家去的一面撕著信皮一面又躺向牀上去慢慢的讀這信去了這信中究竟說些甚麼暫時按下不表只有一言急須表明便是看官可從這信皮上知道這少年是叫做鍾靜盦他全家皆住在武昌只他一人旅居南京又因阿香說『或者是學堂裏大考相公忙着閱卷子』又可知這位鍾靜盦是留在南京當教習的了

第二章 歸夢

話說鍾靜盦躺在牀上讀著家信那封信是勞勞叨叨的一篇大文章靜盦還沒有讀一半便覺得精神困頓不能再讀下去纔合著眼便已睡著了正在迷離恍惚的時候只聽得阿香喚道相公快起來罷你看太太已至門外了靜盦道阿香你又說夢話了太太如何會到南京來阿香嗤的一聲笑道你自己說

夢話還要罵人家麼。這不是南京。這却是武昌。難道相公自歸來竟已忘記了麼。我想你的心還是在南京沒有回來。或者已隨著林家小姐往廣東去了。靜齋正欲叱他胡說。只聽得門外咳嗽一聲。接連呼著靜兒。果然是他母親的聲氣。便連忙爬起來出門迎著。說道：母親孩兒歸來了。母親可康健麼。他母親搖頭道：不比從前了。眼睛是久已花了的。便耳也有些聾。腳也有些軟。一天不如一天。不知還在上挨得幾日。我死了別事沒有掛念。只是不曾爲你討得一個媳婦。我做母親的心事終是不曾了結。靜齋道：孩兒婚姻的事何必急急。只管遲了幾年再說。也不妨。只是母親身邊少個人服侍罷了。他母親道：服侍的人到不怕沒有。便是彩雲也很伶俐的。他雖然是個婢女也差不多是我親生的女兒。這一層你可放心。只是古人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這婚男嫁女本來是父母應盡的責任。可憐你父親享壽不長。一早便把我娘兒兩個拋撇下來。那時候你還是無知無識的。只是鎮日的玩耍一個千斤的擔子。便都壓在我

肩。上。我。辛。辛。苦。苦。將。你。撫。大。了。我的。擔。子。已。卸。了。一。半。只。待。媳。婦。一。討。進。門。那。麼。我。便。算。交。替。清。楚。了。以。後。花。花。世。界。都。是。你。們。的。日。子。我。只。算。個。沒。用。的。人。吃。口。閒。飯。罷。了。靜。盦。道。母。親。愛。惜。兒。子。的。心。事。兒。子。那。有。不。感。激。的。道。理。只。是。娶。個。媳。婦。也。要。選。擇。選。擇。只。怕。越。是。心。急。越。選。不。着。合。式。的。他。母。親。道。你。休。著。急。我。早。爲。你。打。算。好。了。便。是。你。梅。家。姨。母。的。第。二。個。女。兒。門。第。也。相。當。那。女。孩。子。品。貌。也。好。又。是。親。上。加。親。這。段。親。事。再。要。圓。美。也。沒。有。了。當。初。媒。人。說。起。我。便。一。口。答。應。了。只。是。你。家。姨。母。心。裏。雖。然。願。意。口。裏。却。還。說。要。看。了。女。婿。再。議。媒。人。說。本。來。兩。家。是。老。親。難。道。女。婿。還。不。曾。看。見。過。麼。梅。家。太。太。却。說。他。家。相。公。是。從。學。堂。出。來。的。便。比。不。得。從。前。了。我。要。看。他。變。了。沒。有。變。當。初。媒。人。向。我。說。這。番。話。我。便。寫。信。喚。你。回。來。作。却。是。推。著。沒。有。工。夫。因。此。我。便。疑。惑。你。當。真。變。了。靜。盦。聽。了。這。一。席。惹。起。滿。肚。的。心。事。來。却。是。亂。糟。糟。的。不。知。從。那。裏。伸。訴。也。不。敢。老。老。實。實。伸。訴。與。母。親。聽。只。得。說。道。無。論。孩。兒。變。了。沒。有。變。姨。母。的。一。

番話落實是不錯。凡是作事不可不鄭重。些倘然不問好歹草草的成就了。或是只顧着眼前的小利。忘了後來的大害。那麼貽患便無窮了。姨母却要看了女婿再議。難道母親便不要細細考查媳婦的品行性格麼。他母親道這可不。必我和他母親便是姊妹。我們姊妹兩個的性子是相差不遠的。他的女兒也。差不多是我的女兒。有一點兒不知道。還要甚麼考查不考查。靜盦道母親說的雖然不錯。只是孩兒還有些疑惑。他母親道有甚麼疑惑。靜盦道母親說姨母的性子和母親相差不遠。他的女兒差不多。便是母親的女兒。姨母的這位二小姐孩兒雖然不知道。他爲人如何。若說他那位大小姐難道不是姨母生的麼。爲甚麼嫁給人家。人家都說他潑辣。這是母親親聞親見的這樣的人。難道母親也願意要他做女兒麼。也願意要他做媳婦麼。他母親道像他那位大小姐不消說是個潑辣貨了。只是他二小姐包管不至如此。靜盦道母親又有甚麼憑據可以包得他是好。他母親道你也有甚麼憑據可以信口說他不。

好麼。靜盦道：「一定要說他不好。這句話却也不敢說。只是據孩兒看起來，他們富貴人家的女兒大半是驕生慣養的，教他來做貧家的媳婦，終覺有些合不來。便算他性子好，到了貧家，肯把驕慵的習慣改掉了，然而教他更改起來，反是難爲了他。這又何苦不如任他嫁個富貴人家去享他的幸福？我們貧賤家的兒子也只好娶個貧賤家的女兒，到也彼此相安。他母親道：「不爭氣的孩子，自己不想學好，便甘心貧賤麼？況我家門第本來不低，你父親當年也是一個舉人，若不早死一個知縣，還怕做不到麼？你姨丈雖然做了一任官，自從光復以來，却已和根革掉了。若論家產，我家自然比不得他家。然難道你便一世是這個樣子麼？虧你不爭氣，口口聲聲只說人家富貴，自己貧賤。靜盦道：「母親不是這樣說。他人富貴，孩兒又不去把結他爲甚麼？說孩兒不爭氣，孩兒這樣正是爭氣。他母親聽了，生起氣來，便道：「癡孩子，好意不識你反抬白我起來了。別事都可依你，只有此事萬萬不可依你。靜盦也負氣道：「別事都可聽命，只有此

事萬萬不可聽命他母親聽了便不再說只氣得流下淚來片刻禁止不住索性號天號地的大哭一場靜盦見母親如此也使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剛哭著只聽得阿香喚道相公爲甚麼又哭起來你看茶已涼好了只等你起來喝靜盦聞聲從夢中驚醒却還是迷糊糊的只管向阿香道阿香快去照管太太阿香道太太在那裏相公莫不是做夢麼靜盦忙爬起來定睛一看方知身在南京廬廬剛才的事都是一場大夢回思夢境歷歷在目恍恍惚惚的還是在家鄉的光景一回念著母親恨不得插著雙翼飛回家去轉磨一般的在房中走了一回阿香送上茶來靜盦喝過聽得桌上自鳴鐘丁丁的敲了三下便道時候可不早了阿香你只管去睡罷阿香領命而退靜盦也便捺著性子躺上牀去睡了

第三章 宴集

話說靜盦打發阿香去睡了自己也困憊已極一頭倒在枕上已便昏昏的睡

去自己也不覺得睡了。多少時候，只聽得阿香又喚道：「相公這裏又有信來不？」知可是林家小姐來的。靜盦被他喚醒了，睜開眼來看時，只見曉日從窻格裏射入房中，那素壁上是一塊一塊的四方太陽光。原來這時已是次日清晨，連目的久雨至此却已晴了。靜盦連呼阿香，將窗子推開來，好放入新鮮的空氣。一面問道：「阿香那裏又有信來？」可快拿給我看看。阿香從衣袋裏將信摸出遞給靜盦。靜盦接過來看時，原來是一張明信片，一面是寫的靜盦的住址，姓名左邊却沒有寄信人的名姓。一面是真筆板油印的幾行字，便是：

本月二十七號星期日午刻，假大鶴寓廬宴集。屆時務祈惠臨爲幸。專此奉白。並頌刻佳。

左邊兩行分寫著四人的姓名，是：

劉南村 徐石人 張心父 杭大鶴同訂。

靜盦看罷笑道：「原來是大鶴們來的。」阿香聽說大鶴們便知道是靜盦文酒的。